

摘 要

人与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双重的建构关系,人改变着空间,同时空间也在塑造着人。把握人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当下人们在跨空间交流中确认自我定位的重要途径。空间作为裘帕·拉希莉笔下印裔移民群体建构自我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的变化扭转了移民群体的思维模式。因此从空间角度出发去解读拉希莉作品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爱德华·W·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基础,着重分析拉希莉作品中人物在不同空间层次中对于自我的认知与追寻,从而揭示出拉希莉作品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当下文化全球化空间下人如何处理自我与空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思考与启发意义。

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四部分。

绪论部分详细介绍了作者裘帕·拉希莉及其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综述,指出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最后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爱德华·W·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进行阐述,进而指出本研究的可行性。

第一部分主要阐释拉希莉创作中的物理空间内涵。物理空间的转变与位移在拉希莉作品中有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着作品人物个人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本章以“美国”和“印度”两个主要地域空间为主,从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去探讨移民群体对于这两个地域空间的情感态度,从而揭示出他们在这两者之间的挣扎、迷失与痛苦。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拉希莉作品中印裔移民群体在构想的空间中所进行的自我追寻的实践。他们试图通过符号化的“想象的空间”来重建集体文化身份以对抗主流文化压迫,或以此作为自身融入主流文化的入口,来构建自己新的文化身份。

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拉希莉作品中那些在跨文化空间交流中能够调整自我思维并成功重塑自我,获得自我主体意识的移民个体,进而探寻移民群体在跨空间交际中应秉承的理念与方式以及作者对二元论思维模式地突破和对多元化思维观念地呼吁。

第四部分旨在探讨拉希莉作品中所蕴含的空间观念给我们当代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启发意义。社会全球化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空间日益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空间的转换更是促使着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全球化社会中,人们只有树立个体的空间意识及多元开放的空间观念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社会的发展,获得自我的空间定位。

结语部分总结了从空间维度出发去探索拉希莉笔下人物在空间转换中自我认知的变化对于解读拉希莉作品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裘帕·拉希莉; 第三空间; 移民文学; 文化身份

A study of Jhumpa lahiri's works from the third spatial perspective

Abstract

In essence, Man and space are a kind of double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Man changes space, and at the same time space shapes man. Grasp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people to confirm their self-orientation in cross-space communication.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self-construction of Indian immigrant groups in her works, the change of space reverses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immigrant group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 of her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Based on Edward's theory of the third spa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her characters' self-cognition and pursuit in different levels of space, thus reveals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her works and its thinking and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n how people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space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pace.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 main body of this paper is composed of four parts.

In the introduction part, author Jhumpa lahiri and her works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pointed out,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research is described as the third space theory of Edward, and the rationality of studying her works from the third space theory is pointed out.

The first part mainly works in the physical space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entire chapte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physical spa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er works, which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haracters in her works.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e two major regional spaces of "America" and "India", and explores the emotional attitude of the immigrant group toward these two regional spaces from the daily life of the immigrants, thus reveals them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lost and suffering.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seeking practice of the Indian immigrant groups in her works. They try to rebuild their collectiv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symbolic "Imaginary space" to resist the oppression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r as an entrance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to construct their new cultural identity.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immigrant individuals who can adjust their self-thinking and successfully remold their self-consciousnes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n,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ideas and ways that the immigrant group should follow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dualistic thinking mode and the appeal of the pluralistic thinking concept.

The last part is to explore the inspiration of the third space theory to our contemporary global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lobalization broadens the space of people'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space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people's life. In the globalized society, only by setting up individual space consciousness and pluralistic and open space concept can people adapt to the pluralistic and open globalization society.

The epilogue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the emotional chang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of Lahir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space.

Key Words: Jhumpa Lahiri; third space; immigrant literature; cultural identity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8
(四) 理论基础——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	9
一、物理空间：自我定位的混乱.....	13
(一) 美国：追梦的天堂.....	13
(二) 印度：故土的印记.....	15
二、构想空间：自我追寻的尝试.....	19
(一) 加尔各答的再现：集体文化身份的建构.....	19
(二) “福佑之宅”：新文化身份的追求.....	22
三、第三空间：自我重塑的顿悟.....	26
(一) 破碎的家庭：流动的家园.....	26
(二) 克罗夫特太太的房子：建构平等并置的包容空间.....	28
四、第三空间视阈下拉希莉作品研究的现代启示.....	32
(一) 后现代转折：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32
(二) 个体的空间转折：建立人类个体自身的多元文化属性.....	34
结 语.....	36
参考文献.....	37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41
致 谢.....	42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 又译茱帕·拉希里），当代风靡美国文坛的新锐女作家。1999 年其处女作《解说疾病者》的发表，使她获得了 2000 年度的普利策文学奖，并成为普利策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她老练、稳健、极具感染力的文笔几乎令人忘了这是她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作品。随后她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同命人》（2003）、《低地》（2013）和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2008）更是揽获了众多奖项，使她成为美国当代文坛当之无愧的耀眼新星。

裘帕·拉希莉 1967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印裔移民家庭，幼年时随父母迁居美国罗德岛。父亲在罗德大学图书馆任职，母亲则是专修孟加拉文学戏剧的教师。裘帕·拉希莉原名尼兰亚纳·苏德什纳·拉希莉，上学时老师出于方便发音的缘由以她的乳名裘帕为名，为了不在同学们中引起尴尬，此后她便以裘帕为本名。裘帕·拉希莉 1989 年于纽约的伯纳德女子学院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继而又在波士顿大学深造比较文学和文学创作。硕士之后，她又继续博士研究，课题是雅各布时期英格兰戏剧中的意大利建筑。她曾说“英国人眼中的意大利是错综而矛盾的，既充满诱惑，又暗藏危机。”^[1]出生于印裔移民家庭，深受印美双重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相似的生活经历使裘帕·拉希莉对移民群体有着深刻地认识。她的作品大多以印裔移民为描写对象，拉希莉以其冷静而细腻的笔触生动展现了移民一代及其子女在跨文化空间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挣扎与救赎，塑造了惟妙惟肖的人物群像图。

不同的文化空间有着不同的逻辑方式与行为准则，人们生产、创造、改变着空间，同样，空间也在塑造和改变着个体。拉希莉在描写这些印裔移民群体时，对他们跨空间生活所面临困惑的描绘远远超出了民族和文化的局限，在强烈的文化冲突中注入了全球化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处理自我与异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即在跨文化空间内人们应如何定位自我，建构自我的问题。从空间角度对拉希莉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为全球化语境下人应如何处理自我与空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为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但目前来说国内外从空间角度对于裘帕·拉希莉的研究还都尚不丰富。国外对拉希莉的研究多集中在身份认同研究、流散文化研究和与后殖民主义研究，对于作品内部空间的研究虽有涉猎，但并不多，且多为后殖民主义框架下对个别作品中封闭的房屋内部空间研究为主，并未将其形成为一独特视角去解读拉希莉

^[1] 卢肖慧. 裘帕·拉希莉其人其文[J]. 世界文学, 2010 (3): 207.

的作品。国内对拉希莉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多集中于拉希莉的前两部作品。近几年研究逐渐增多，研究视角和路径也日渐丰富，但多是关于文化身份困境与女性主义视角方面的研究，空间角度的研究虽有所涉猎，但仍不充分和完整。本文在此对裘帕·拉希莉作品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研究范围较广，除了对其成名作《解说疾病的人》和长篇处女作《同名人》的研究外，还关注了其新作《不适之地》、《低地》。研究视角多集中于流散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和文化身份研究三方面。首先，在流散研究方面，V·拉什米尔的《裘帕·拉希莉小说中的流散意识》^[1]通过对拉希莉《解说疾病的人》、《不适之地》、《同名人》三部作品中印裔群体多方面流散经历地分析，认为散居不仅致使移民群体跨越边界，它同时也是跨越时间、空间、种族、传统价值观、语言等不太明显的界限的旅程。在流散空间中由于他们即不能简单地放弃旧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转移到东道国的土地上，这种两难的困境不仅鲜明展现了这些印裔移民群体身为外国人的流散意识，从另一方面更加深了这种意识。克罗迪巴拉·吉乃尔的《不适之地：第二代移民的散居经历》^[2]通过对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中的同名短篇小说主人公露玛的分析，认为作为第二代移民的露玛在美国长期的离散生活已使她远离了印度文化传统，从而在新大陆建立了自己的新身份。关于身份困境问题，萨斯坎特的《〈低地〉中的身份认同和归属问题》^[3]通过对主要人物的分析，指出了印裔移民在主流文化中所面临的身份同化或文化疏离的困境与选择。哈林姆·沙玛的《〈同名人〉中身份的流动性》通过分析《同名人》中移民一代及其子女文化身份困境，进一步指出身份并不是固一成不变的，移民群体要善于根据位置、环境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角色。后殖民主义研究方面，西叶德·扎哈·哥化瑞史的《后殖民混杂理论下的〈低地〉》^[4]和莫依塔巴·格里珀尔的《后殖民主义视野下裘帕·拉希莉短篇小说研究》^[5]，都指出了这些移民群体所处的边缘地位以及主流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认为这些印裔散居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起源文化的元素，但新文化也在重新塑造着他们。

^[1] V Lakshmi. The diaspora consciousness in the fiction of Jhumpa Lahiri[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2019 (1): 1084-1089.

^[2] Jonali Chowdhury Bora. Jhumpa Lahiri's "unaccustomed earth". A study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dian American diaspora experience[J]. The Clarion—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018(1): 112-118.

^[3] Kurod, Shashikant, Jain.Rakshitha. The them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Jhumpa lahiri's[J]. The Lowland, Poetcrit, 2019(2): 38-41.

^[4] Seyedeh Zahra Ghoreishi. Postcolonial Hybrids in *The Lowland*[J].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 2016(7): 41-47.

^[5] Mojtaba, Gholipour, Mina.sanahmadi.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on the short stories of Jhump lahiri[J]. Teksty Drugie, 2010(1): 25-27.

在空间研究方面，主要有朱迪斯·凯撒的《裘帕·拉希莉小说中的美国空间》^[1]和穆萨·普雷亚·阿塞尔、努尔·法尔哈纳·阿普杜拉合著的《全景空间与南亚侨民的形构在裘帕·拉希莉小说集中的呈现》^[2]两篇研究文献。朱迪斯·凯撒以《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和《别管闲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两部短篇小说中在同一空间内作为印裔移民青年的“我”与“桑”分别与代表着美国社会的克罗夫特夫人和皮特所形成截然不同的空间关系，从而揭示和批判了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其对传统美国精神的背离。穆萨·普雷亚·阿塞尔、努尔·法尔哈纳·阿普杜拉合著的《全景空间与南亚侨民的形构在裘帕·拉希莉小说集中的呈现》运用福柯的全景空间理论对《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福佑之宅》两篇小说进行分析，认为这两篇小说中的印裔主人公都处在以克罗夫特太太和耶稣为代表的西方权利和宗教的监视和强压之下，逐步实现了他们的同化。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对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提出了批判。

除了以上研究视角外，沙弥姆·马多在《探索裘帕·拉希莉〈低地〉中的生态意识》^[3]通过研究《低地》中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了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普罗米特·德比《食之旅：〈从柏哲达先生来搭伙〉到〈森夫人〉》^[4]通过食物隐喻的细微差别来突出这位备受赞誉的作家如何在故事中不断强调孟加拉侨民的身份政治，以一种典型的解构霸权话语的模式，来重构孟加拉侨民的身份。

2. 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于国外，国内对于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中国知网以“裘帕·拉希莉”为关键词检索出硕博士论文 26 篇，期刊文献 38 篇。其中最早对于裘帕·拉希莉作品进行研究的是陈春霞的《失重的灵魂——评裘帕·拉希莉的〈同名者〉》（《外国文学动态》，2007 年）。但据知网提供的数据来看，近年来国内对裘帕·拉希莉的研究具有上升趋势。特别是自 2017 年以来，关于裘帕·拉希莉的研究文献逐年增加。总的来说，国内对裘帕·拉希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文化身份困境与身份认同

文化身份的定位与困惑是一直伴随裘帕·拉希莉作品的一个主题，也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此也有颇多分析。盛畅的《裘帕·拉希莉短篇小说中的身份认同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以裘帕·拉希莉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不适之地》为研究对象，从身份认同中的性别、阶级、文化三个维度对拉希

^[1] Judith Caesar. American space in the fiction of Jhumpa Lahiri[J].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2005(31): 79-95.

^[2] Moussa Pourya Asl, Nurul Farhana Low Abdullah, Md. Salleh Yaapar: Panoptic spaces and the framings of South Asian diaspora in Jhumpa Lahiri's selected short stories[J]. Cogent, Arts and Humanities., 2020 (7): 1-13.

^[3] Shamim modol. Exploring Jhumpa Lahiri's Eco critical study of The Lowlan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humanities , 2015(2): 190-198.

^[4] Paromit Deb. The journey of food from 'When Mr Pirzada Came to Dine' to 'Mrs Sen's' in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J]. , 2014(1): 121-134.

莉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性别身份认同以及两代移民之间不同的身份认同路径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性别身份差异使印裔女性处于被建构与被命名的地位,阶级身份的流动性促使两代移民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观念,从而认为拉希莉的小说突破了传统流散文学反映强调族裔性的局限,以开阔的眼界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中身份认同的普遍问题,进一步回应着性别差异、阶级差异问题以及移民潮等社会现象在主体身份认同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王颖的《发现自我—裘帕·拉希莉《同名人》和《不适之地》中的身份妥协》(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从同化理论和杂糅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同名人》与《不适之地》中作为二代移民的果戈里、露玛、海玛和卡西克四人在美国文化同化过程中的失败以及对印度文化的重新审视,从而指出由于他们所处的混杂身份环境,注定了他们身份的混杂性。侯飞的《从身份困惑到自我确认—裘帕·拉希莉小说〈同名人〉的成长主题解读》(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从果戈理年少更改名字以确认个体身份到果戈理成长为独立的男性后在事业、婚姻和爱情方面观念的改变及果戈理作为第二代移民最终在两种文化间的糅合三方面分析了果戈理在自我定位历程中的成长,进而认为果戈理的成长证明了人类需要的是一个消除文化霸权的多元文化社会。刘娟的《探寻〈同名人〉中的文化身份》(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通过分析《同名人》中两代人不同的身份困惑、人物名字的象征意义和人物面对身份困境的不同选择,认为拉希莉以开放性的结尾带给我们以思考,即单一的文化认同是行不通的,要树立多元文化观。黄露娜的《裘帕·拉希莉〈同名人〉中的文化杂糅性研究》(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以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文化传统跨时间、跨空间的杂糅以及人物身份的杂糅,来探讨多元文化协商糅合的趋势和族裔群体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尝试,进而阐释拉希莉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理念。梅晓云《名字的背后是什么——评裘·帕拉希莉的小说〈同名人〉》(《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运用文化分析的方法,以姓名为聚焦点,通过姓名的隐喻探寻移民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困境。杨晓霞,王伟均《同名的困惑——论裘帕·拉希莉〈同名人〉中果戈里的身份认同问题》(《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以名字为切入点,通过对其双重身份的分析及其造成的文化悬挂和文化疏离状态,从而揭示了移民在异质文化中的夹缝状态和对自我身份的迷茫。这些研究都揭示了拉希莉作品中印裔移民群体在跨空间交流中所面临的文化身份困境问题,但是对作品人物的分析缺乏动态的关注,对于移民群体在跨文化空间内面对自我迷失困境时的应对方以及最终思维的转变方面的剖析较少,从而忽视了作者蕴含于其中的批判思想。

(2) 女性视角研究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裘帕·拉希莉十分关心女性的命运,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对拉希莉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是对其作品研究的一大重点。冯欢的《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裘帕·拉希莉小说〈森太太〉》(《文学界》,2011年第5期)通过对

作为家庭主妇的森太太和拥有自己职业的独立女性艾略特母亲的对比分析,认为女性主义已经进入后女性主义时代,要注重强调个别妇女真实的“差异”,即处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面临着各不相同的问题。女性主义应该是复数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体一概而论。陈昕彤《裘帕·拉希莉短篇小说中的叙事策略和女性主体性建构》(《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一文从女性叙事学的视角来解读拉希莉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不适之地》,认为拉希莉借助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叙事语言等多种叙事策略正面凸显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表达了女性对独立的渴望和对父权制的反抗,女性情感得到了释放,使得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全面丰富的展现,从而更好的建构了女性的主体性。余思璟的《〈森太太〉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安顺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认为森太太是一个与自然紧密相连的化身,在她身上体现了女性与自然的相互慰藉,通过分析森太太身上所背负的父权与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诠释了作者的生态主义女性进步思想,即要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多元化,构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世界。张玮的《文化身份的坚守和性别身份的困境——裘帕·拉希莉小说中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形象分析》(《东方论坛》,2015年第4期),通过对这些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形象的分析,认为拉希莉笔下的印裔女性生活在家庭与社会文化的双重边缘化地位,面临着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的双重困境。侯飞的《莎丽摇曳下孤独的异乡异客——〈疾病解说者〉中女性孤独意识的解读》(《安徽文学》,2010年第11期),以裘帕·拉希莉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中的女性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身在异乡的印裔女性群体和宗主国女性群体所共有的孤独意识。总的来说,从女性视角对拉希莉作品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也都关注到了印裔移民女性所处的双重边缘化地位和整个女性群体所具有的孤独意识。但拉希莉笔下的女性的失落挫败感并非相同,不同阶段、不同阶层,不同国籍的女性各有不同,对这些“复数”女性的相关分析研究还相对较少,对她们所面临的不同困境的深入分析可以为我们当代女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重新审视和定位自我提供重要的启发意义。

(3) 流散文学研究

流散文学研究是当今后殖民与跨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拉希莉文学作品研究的一大惹点。从流散文学角度对拉希莉文学作品研究的主要有高玉华的《多元视角下的文化漂泊——从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疾病解说者〉看流散文学发展趋势》(《时代文学》,2009年第10期),通过解读《解说疾病的人》中那些处于跨文化交流中的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相互间的体悟从而认为当今的流散文学不再偏重于强调少数民族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的特殊性,而是立足于全球化背景,关注人类的整个生存状态,表现出一种开放、多元、和包容的后民族主义胸襟。云玲、郭棲庆的《裘帕·拉希莉〈同命人〉中的旅行书写与离散身份的建构》(《外国语文》,2015年第5期)以拉希莉的长篇小说《同名人》为分析对象,通过解读该文本中潜藏的旅行书写,认为拉希莉笔

下这些看似普通的经历却折射出离散者对故国家园的思念及对身份的困惑和在新环境中重塑自我的信心，人物在旅行中实现自我成长，在不断移动中建构离散身份。刘文珍的《流散者：文化漂泊之下情感疼痛》（《吕梁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通过分析拉希莉长篇小说《同名人》中两代流散者所面临的矛盾体验，他们必然的精神漂泊以及无法确定的人生选择，认为拉希莉生动地展现了流散者们深切的情感疼痛和多重的矛盾心灵体验。

（4）文学伦理学角度

袁雪生，彭霞的《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的文学伦理学解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从伦理环境、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四个角度解读了该小说集同名小说《疾病解说者》，认为拉希莉通过揭示小说人物种种错误的伦理选择，混乱的伦理身份以及最终的伦理意识回归，展现了作品深处的伦理主旨——需要疾病解说的现代个体，只有肩负伦理责任，才能找到治病良方。蒋江婷《裘帕·拉希莉〈同名人〉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通过分析《同名人》中艾修克、阿西玛、果戈里、毛舒米四位人物所面临的伦理环境冲突，所作出的不同伦理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身份的变化，从而揭示了裘帕·拉希莉所要传递的伦理观念，即无论处于什么样的伦理困境，都要基于理性意志，出于伦理而做出选择。同时也为移民群体提出了一个生存的解决方案，即在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忘记本土文化传统。

（5）创伤理论

周慧君的《书写创伤，书写历史：裘帕·拉希莉〈低地〉的创伤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通过分析高丽、苏巴什、贝拉、比乔利四位主人公的创伤经历和表现以及文本中创伤叙事技巧的运用，认为拉希莉书写创伤实际上是在书写历史，历史不应该被忘记，特别是对于那个时期的移民来说开明的创伤和历史书写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治愈创伤，并揭示了爱和理解可以帮助治愈心灵的痛苦。史炜煜的《裘帕·拉希莉短篇小说中的家庭创伤》（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以裘帕·拉希莉的两部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和《不适之地》为分析对象，通过以三角恋关系导致的家庭创伤，家庭内部的冲突、隔膜、疏离以及由丧亲所带来的家庭悲剧三方面细致分析了拉希莉小说的创伤主题，进而认为良好的沟通与理解才是建立完整和谐家庭和治愈家庭创伤的良方。沈谢天《飞散之伤与爱情灵药——〈疾病解说者〉中四则婚姻故事的“创伤理论”解读》（《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通过分析作品中四则移民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的错位与断裂性焦躁以及他们所形成的一个故事环，认为只有建立新的家园意识，才是弥合和提升夫妻关系的最佳方法。

（6）世界主义思想

孟旭、孟晖《〈低地的风信子〉的新世界主义思考》（《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通过分析作品两位主人公苏巴什和乌达安的人物形象，认为他们二人都是世

界主义者的代表，对他们的书写使拉希莉超越了后殖民主义的范例，表达了其要成为世界公民的新世界主义思想。张龙龙的《跨越边界，建构世界主义的关系：裘帕·拉希莉作品的世界主义解读》（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从拉希莉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入手，通过对其作品中不同族裔之间关系的解读，认为印裔移民的少数族裔身份让他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尊重、包容他者，始终对他者予以关怀，从而建构了跨国家、文化、种族差异的世界文化身份。此外，还有姜学茹《〈低地〉中裘帕·拉希莉“世界主义”思想研究》（燕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云玲《裘帕·拉希莉小说中的世界主义思想》（《河北广播电视学报》，2016年第3期）也都对拉希莉作品中的世界主义思想进行了探讨。

（7）家园意识

关于裘帕·拉希莉作品中的家与家园意识，是近来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赵文苏的《寻根之旅：裘帕·拉希莉小说中的家园意识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胡俊的《裘帕·拉希莉〈同名人〉中的操演之家》（《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夏天的《家园追寻：拉希莉小说中印度裔移民身份认同的演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都以“家”或者“家园”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拉希莉作品中人物在跨文化空间内追寻与创造家园过程中家园意识的改变，认为家园不是一个有着固定内核，永恒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可以不断被生成构建的具体实践。家园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应该具备更加开放的家园观念，以世界为家，才能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中有所归依。

（8）空间研究

周胜梅的《异质空间的特异记忆——论裘帕·拉希莉长篇小说〈同名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把异质空间作为背景，以记忆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印裔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以变异的故土文化记忆以获得自我安慰以及第一代移民的创伤记忆与第二的移民的成长记忆，揭示了记忆对于处在异质空间内的移民群体地重要作用及拉希莉第三人称回顾叙事的记忆叙事风格。唐嘉遥的《空间视阈下的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从地域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方面对拉希莉的作品中的空间意象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空间意象不仅揭示了移民群体在跨文化空间内文化定位的困境，更折射了社会空间中性别、种族、权利等因素给印裔群体所带来的不平等关系，而这些移民群体在文化层面的探寻则表达了流散族裔渴望与西方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愿景。这两篇论文都从空间角度入手，揭示了跨空间交流给移民群体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困境。但是忽视了空间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随着空间的流动，移民群体的思维方式也在转变。移民群体思维模式的转变也重塑着他们的生存空间。

（9）其他研究

除却上述研究视角外，侯飞的《陌生的世界，不安的孩子——浅析裘帕·拉希莉笔下

的儿童形象》（《科教文汇》，2010年第12期）从儿童视角对拉希莉的三个短篇小说《森太太》、《性感》、《年终岁末》进行了分析，认为拉希莉笔下的儿童具有超越年龄的模糊的成人意识，他们凭借着充满爱的童心扮演着保护者、宽容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于丽、朱荣华的《重构亚裔男性气质——裘帕·拉希莉对亚裔美国文学性别之战的超越》（《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通过分析拉希莉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知识型和双性同体气质，指出拉希莉笔下的男性既非边缘分析人物也非传统压迫性的父权制化身，以真实立体的书写打破了亚裔美国男性刻板的印象。沙桐《异化理论视阈下〈低地〉中人物自我追寻的困境解读》（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以艾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基础，从社会异化、人际关系异化、和自我疏远三方面探讨了移民在异文化空间内自我追寻的困境，认为拉希莉以广阔的画面，揭示了现代人的状况。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无法逃脱被某些力量异化的命运。人类只有与时俱进，适应变化的环境，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综上所述，整体来看国内外对于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研究都尚在起步阶段，研究视角相对集中。但国内外学者们目前也都在积极开拓新的理论方法来对其作品进行研究。就空间理论方面来说，从空间地理学角度去关注拉希莉作品中人物变迁的研究还尚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挖掘。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本论文以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不适之地》以及长篇小说《同名人》、《低地》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精读法、文献分析法、归纳总结法、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从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这一研究视角入手，对拉希莉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理解，以期对裘帕·拉希莉的研究增添活力，从而提供给读者理解裘帕·拉希莉作品的新思路。本文采用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的空间理论，根据其理论的主要思想，分别从自我迷失的物理空间、自我追寻的构想空间、自我重塑的第三空间三个角度对裘帕·拉希莉的作品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解读。

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四部分阐述。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理论依据、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部分主要阐释拉希莉创作中的物理空间内涵。物理空间的转变与位移在拉希莉作品中有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着作品人物个人文化身份的定位问题。本章以“美国”和“印度”两个主要地域空间为主，从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去探讨移民群体对于这两个地域空间的情感态度，从而揭示出他们在这两者之间的挣扎、迷失与痛苦。第二部分着重分析拉希莉作品中印裔移民群体在构想的空间中所进行的自我追寻的实践。他们试图通过符号化的“想象的空间”来重建集体文化身份以对抗主流文化压迫，或以此作为自身融入主流文化的入口，来构建自己新的文化身份。这部分论述了移民群体在跨文化空间交流中寻找自我定位的主要方式以及其中所蕴

含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拉希莉作品中那些在跨文化空间交流中能够调整自我思维并成功重塑自我,获得自我主体意识的移民个体,进而探寻移民群体在跨空间交际中应秉承的理念与方式以及作者对二元论思维模式地突破和对多元化思维观念地呼吁。第四部分旨在探讨拉希莉作品中所蕴含的空间观念给我们当代全球化社会所带来的启发意义。社会全球化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空间日益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空间的转换更是促使着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在全球化社会中,人们只有树立个体的空间意识及多元开放的空间观念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社会的发展,获得自我的空间定位。结语部分总结了从空间维度出发去探索拉希莉笔下人物在空间转换中自我认知的变化对于解读拉希莉作品的重要意义。空间的转变影响着人们的自我认知,唯有转变人们的空间观及传统的思维方式,树立更为开放的空间观念才能更好的适应全球化社会的发展。希望从地理空间视角对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研究可以为国内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注入新活力,并引发读者对文化全球化空间下如何定位自我地思考。

本文试图通过物理空间位移中自我的迷失、构想空间中自我追寻的尝试以及第三空间思维模式下的自我重塑成功三方面来探讨裘帕·拉希莉作品对我们当代社会在文化理念、哲学观念、思维模式等多方面的审视与思考。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以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区分索亚“第三空间”理论与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理论的不同之处,进而以索亚第三化的空间视角对研究裘帕·拉希莉作品进行深入地分析。其次,本文通过关注拉希莉作品中人物在空间转变中思维模式的转化以及最终在多元化的空间观内自我重塑的实践,揭示出拉希莉作品传递出的空间思维模式及其对我们当代社会跨文化交际的启发与意义。以往的研究由于过多关注作品中人物空间位移所带来的身份问题的思考,而忽略了人物在空间环境转换过程中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突破与重塑。本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性,通过分析拉希莉作品中人物在异文化空间内重塑自我的分析,揭示了拉希莉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及对多元文化观的呼吁。

（四）理论基础——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

二十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思想界来说,这些变革往往可以用一系列关键词来描述和思考。比如说“后殖民”、“后现代”、“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现象学转向”等等。而其中的“空间转向”成为20世纪中后期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进而形成一种“空间转向”的研究潮流。人总是存于空间中,空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空间”在整个西方古代、近代、现代传统中都是存在的,哲学家们对空间也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看法。空间的概念虽自古以来就有,但却总被隐藏在时间之后,一直没有得到与时间同等的重视。进入到现代主义社会之后,“尤

其是詹姆斯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晚期资本主义通过战争、新殖民等各种手段实现资本空间的外部扩张，逐步实现了生产模式的转变，这是由时间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向突出空间维度的灵活积累模式的转变。”^[1]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重大转变，或者说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现实的“空间化”带来了西方理论界的“空间转向”。

首先察觉到这一转向的是列斐伏尔，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这一重要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理论对空间概念的系统关注。由此许多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开始自觉的关注空间问题带给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三元辩证法，列斐伏尔认为在二元关系之外始终存在着第三项，始终存在着他者。列斐伏尔试图在历史性和社会性中加入第三项空间性，他认为空间性同历史性与社会性一样，应该在批判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同样关注。与列斐伏尔同时代的哲学家福柯也关注到了空间的问题，他将其对空间的思考纳入到权利、空间、知识的三元辩证关系之中，开创了一种“权利——空间——知识”空间分析框架。福柯提出异质地形学概念，以此来考察地点与地点间的空间关系，进而走向差异构成的空间，走向他性的地理历史。索亚在列斐伏尔与福柯的空间理论之中发现了二者十分相似的一面，即“它们不单单是附加到地理想象上的其他空间，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的提出，其目的在于引爆和结构。”^[2]在福柯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基础之上，索亚发展出了“第三空间”理论。

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对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做了进一步的整合和扩充，将其感知的、构想的和表征的空间扩展为三种空间模式，即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构成其三元空间模式，进而形成了其“第三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体系。

第一空间，即物理空间。索亚认为“第一空间认识论偏重于客观性和物质性，并力求建立空间的形式科学，人在地球表面上居住，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有关人类‘建设环境’的建筑学与相应的地理学，这些差不多已经为第一空间知识的积累提供了朴素的、给定的源泉。”^[3]这是一个可感知的、物质化的物理空间，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

“在这一空间内，我们可以考察事物和活动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地点、环境，考察我们生活世界的具体和可以图形化的地理，从包围我们的肉身、不可见的感情和行为空间‘气泡’到社会实践中的复杂的空间组织，这些空间组织把我们的‘行为空间’塑造为家庭、建筑、城市、地区、民族、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4]

[1] 刘进，李长生.“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0-41.

[2] (美)爱德华·W·索亚.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11.

[3] (美)爱德华·W·索亚.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等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95.

[4] 同上

第二空间，是一个概念化的，符号化的构想的精神空间。索亚认为第二空间是创造性艺术家和具有艺术气质的建筑师进行阐释的地方。它按照他们主观想象的形象把世界用图像或文字表现出来。“在第二空间中，想象的地理总试图成为“真实”的地理，图像和再现试图界定和安排现实。实际物质形式退到远处，成为发射出信号的一成不变的能指，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它们才通过人脑的理性（有时是非理性）活动获得加工、理解和解释。”^[1]第二空间形式从构想的或者说想象的地理学中获取观念，进而将观念投射向经验世界。

第三空间，解构了真实和想象的“差异空间”。第三空间是索亚用来灵活地呈现空间的策略，它“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是索亚所说的他者化—第三化的又一个例子。这样的第三化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还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知识的手段恢复活力。”^[2]他者化—第三化本质上是一种理论范式或者批评性策略，索亚试图打开我们的空间想象，来应对过去世纪里周旋于空间思考的二元模式，即“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视野。在第三空间里，一切都汇聚在一起，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对立空间，而是一个亦此亦彼的无穷开放空间。第三空间本身将永远保持开放的姿态，永远面向新的可能性，面向去往新天地的种种旅程。在此，索亚从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第三空间”这一概念，以突出他对空间和社会空间性思考的新方式。第三化引入关键的不同的选择项，通过他性来言说与批评。索亚使用‘第三’这个术语——以及第三空间这个概念——并没有将其神圣化。这种批评方法并不意味着在“三”面前止步，建立一个神圣的三位一体，而是要继续建设，继续前进，要在已知之外不断扩大知识的生产，永远处于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之中，以此来拓宽第三空间的包容与开放性。

在通往第三空间的理论旅程中，索亚还吸收了福柯的“异质地形学”理论、蓓尔·胡克斯的边缘差异理论、空间女权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因此第三空间在内涵上不仅包含着列斐伏尔三元辩证法对二元论的突破，更涵盖了蓓尔·胡克斯包容开放的边缘空间、霍米巴巴的不同空间的混杂性糅合理论、福柯异质地形学中并置的、相互连接的地点之间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真实与想象的异质空间，索亚在最大程度增加了第三空间的开放性。然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1993年，在出版的论文集《文化的定位》一书中，霍米巴巴分析诗歌语言时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他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因为两种语言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并不是平等的，所以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词语、词法、句法之间的切换，在翻译者母语文化的此岸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彼岸之间，有一个供两者对话的‘第三空间’，只有在

^[1]（美）爱德华·W·索亚.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00.

^[2]（美）爱德华·W·索亚.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02.

这个空间里，两种文化通过交流和谈判，文字的内涵才能跨越文化的差异得到适当的翻译。‘第三空间’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罅隙性’空间，是一个‘罅隙的、混杂的和居间的空间’。”^[1]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是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霍米巴巴以此来考察殖民主义，它主要关注的是殖民地与被殖民地文化之间的杂糅与相互塑造，第三空间是由书写而创造出来的混杂性空间。而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则更接近于研究空间特性本身，更真实灵活具有实践性质。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是对第一、第二空间二元对立观念的突破，是对统一观念下被遮蔽的现实空间的揭示，指的是包含异质空间在内的各种空间以及他们之间并置的、挤压的、复杂的空间关系。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它旨在通过“他者化”——第三化的思维方式打破人们长期以来二元对立的、均质化的空间思维模式，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开放的、更多可能性的百花齐放的国际化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各种文化都拥有它的空间位置，而不是被主流空间所遮蔽，它不是一个均质化和固定化的空间，它永远都在变化，等待着被他者解构和重构，它永远无限开放。而实现第三空间的关键就在于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多元的“空间化”的观念去看待世界。裘帕·拉希莉的作品中在描述印裔移民群体时，通过展现他们在物理空间环境内自我的迷失，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构想空间内自我追寻的失败到最终在更加开放的思维空间内实现自我重塑展现了拉希莉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突破和对更加开放的空间观念的呼吁，这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思想相契合。所以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为切入点来分析和研究裘帕·拉希莉作品中的空间意象，不仅能够为裘帕·拉希莉作品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还有助于读者能从更深层去体味拉希莉·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思想价值。

^[1] 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4: 28.

一、物理空间：自我定位的混乱

如索亚所说，“物理空间即我们实践和感知的空间，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这一空间内，我们可以考察事物和活动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地点、环境，考察我们生活世界的具体和可以图形化的地理，从包围我们的肉身、不可见的感情和行为空间‘气泡’到社会实践中的复杂的空间组织，这些空间组织把我们的‘行为空间’塑造为家庭、建筑、城市、地区、民族、世界经济和全球地理政治。”^[1]全球地理空间中的每个民族空间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自身不同的文化传统与行为准则，人们在这些不同的民族空间中从事着各不相同的日常生活实践，从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印度与美国作为拉希莉笔下印裔移民群体具体的实践和感知空间，分别给予了作品主人公不同的文化滋养，使他们处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以致无法准确的找到自身的文化定位，最终导致无论是身为外国人的第一代移民还是土生土长于美国的移民子女都成为了这两种地域文化的“他者”，他们无法完全的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

（一）美国：追梦的天堂

在历史上，印度总共经历了四次较大的移民浪潮，其中 1965 年前后的移民潮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与早期印度作为殖民地，印裔群体以劳工身份被迫地移居他国不同，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的移民潮是以印度高知分子为主体，自愿飞散到美国的移民活动。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是知识、科技、自由、幸福、财富、地位的代名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是理想的天堂。1965 年美国通过的新的移民法废除了 1924 年移民法有关歧视亚洲和东南欧国家移民的“民族来源条款”，各国移民从此可以在一视同仁的条件下进入到美国国土。^[2]这一政策使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都怀揣着自己的理想移民来到这里，希望能在这片国土上圆梦，并扎根于此。当然，拉希莉笔下的这些印度移民也不例外。他们带着对知识与自由的渴求，或带着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跨越千里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这片土地希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对于男性移民群体来说，美国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成功的沃土。由于当时印度国内局势地混乱，经济制度发展得乏力，造成了国内大量高级知识技术型人才的失业，这些优秀青年才子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此时，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的美国，为了吸引优秀人才，改变了移民法案，使印度学生更容易入境，而且针对留学生的 H—B1 签证政策可以使他们顺利进行研究工作，并最终以技术人才身份获得美国绿卡而永久留在这片土地上。对于第一代男性移民群体来说，这才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是他

^[1]（美）爱德华·W·索亚.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 陆扬等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95.

^[2] 腾海区. 美国印度裔族群的形成及其经济成就探寻[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3(2): 49.

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天堂，他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纷纷踏入这片国土。研究生学业结束之后，乌达安和苏巴什两兄弟落得跟许多同代年轻人一样，由于学历太高而找不到工作。（《低地》）因此苏巴什决定申请几个美国博士项目，他建议乌达安也出国留学，因为美国不仅拥有众多知名的大学，而且工作机会也多，对两个人的发展比在国内容易许多。带着对光明未来的追求，苏巴什拒绝了弟弟让他留下的恳求，只身前往美国。《同名入》中的艾修克在经历了火车脱轨的灾难之后，带着对自由和新生的渴望，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的来到了美国，他要在这里做全新的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在美国重塑自己的第三次新生。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就是做一名大学教授，站在一屋子的美国学生面前授课，他想，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在美国这个庞大的新国家，他们逐渐摆脱了旧生活的影子，在这里，生活不再妨碍或者攻击他们。在这里，人们并不总是在推挤、催促、奔跑，仿佛后背着了火。他们在这井然有序的新世界中开启了自己崭新的生活，收获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并永久地留在了这片新大陆之上。正如甘古利所感受的那样：“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大学通讯录教授一栏，他体味到何等的成就感！每次听到琼斯夫人说“甘古利教授，您的夫人在电话上，他心中充溢着何等的快乐！”^[1]这里，是他们收获成功与幸福的地方。正如《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中的男主人公认为的那样，对他们来说受雇于这些世界驰名大学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对于印裔女性移民群体来说，美国也是幸福、美好的代名词，她们并不是简单的作为男性移民群体的附属品来的美国，她们是带着对新生活的美好热忱踏上了美国社会。

《同名入》中，阿西玛与艾修克第一次见面时，当阿西玛看到艾修克那双印有制鞋公司烫金名号和 U.S.A. 缩写字样，她从未在加尔各答见过的皮鞋时，阿西玛突然有股冲动，遏制不住地把脚穿进了那双鞋。阿西玛的这一突然之举也暴露出了她潜意识中对先进的美国社会地向往。此外无论是当阿西玛在去往美国时，她的外婆对她说的“做我永远做不了的事，那是值得的。记住啦。去吧。”^[2]还是《森夫人》中森夫人向艾略特说的那样“他们以为我过着女王般的日子，他们以为我按按钮，家里就干净了，他们以为我住在皇宫里呢！”^[3]无疑都表露出在这些印裔女性群体心中美国就是幸福、财富、权利的代名词，她们正是带着对这份幸福的向往来到美国的。正如阿西玛通过马撒诸塞州交通局的失物招领处找到她遗失在地铁上的物品时，她与她的朋友所感受的那样，也就是在这样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好运，她们对于美国社会的先进性是充满肯定与向往的。对于高丽来说，美国更是她获得新生的地方，只有在美国社会她才能成为自己，留在加尔各答的她面临的将是被忽视以及最终被乌达安的父母所抛弃的结局。而来到美国她们可

[1]（美）裘帕·拉希莉. 同名入[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54.

[2]（美）裘帕·拉希莉. 同名入[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41.

[3]（美）裘帕·拉希莉. 解说疾病的人[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61.

以互相摆脱掉彼此，高丽在这里将会获得解放与更多的可能性，所以高丽毅然选择违背习俗与苏巴什远走美国。高丽在美国获得了自身的主体性，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并最终成为一名哲学系教授，成就了全新的自己。

对第一代移民群体来说，美国作为他们理想的天堂，不仅是因为美国能够为他们实现自身价值提供机会，而且美国更是能够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光明未来的地方。他们的子女将会摆脱印度混乱的生长环境，成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令人无比自豪的事情。正如《柏哲达先生来搭伙》和《纯属好意》中莉迪亚和苏姐的母亲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将为她们的子女创造美好的未来。在美国社会中获得成长，“孩子们的一生无疑将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良好的教育在等着他们，所有的机会也将向他们敞开门扉。而如果他们出生在印度，得要费心送他们进一所像样的学校念书，等待他们的将是家教和没完没了的考试。承受着繁重的压力，没电时他们需要凑着煤油灯夜读。然而在美国这些孩子不必承受她们这一代所亲身经历的留在印度的那些艰辛与不公，他们绝不会吃配给的口粮，觉不会需要遵从宵禁令，绝不会在屋顶上看暴乱，也绝不会把邻居藏在水缸里以保护他们免挨枪子。”^[1]对她们来说，美国就是一个理想的生活天堂，它的先进与优渥是印度远无法企及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在这里，他们可以抛弃和摆脱在故国的一切束缚，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去重塑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正是带着对美国社会的憧憬，第一代移民义无反顾的跨越千里来到这片土地。正如拉希莉在采访中所言“毋庸讳言，对大部分移民而言，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就是要安身立命，要获得成就，要得到承认，这是他们心里明白的。寻找更明媚的机会，本来就是大多数移民的一大目的。他们携此梦而来……”^[2]

（二）印度：故土的印记

故土，作为人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人们的文化根脉。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个体会受到其所属社会群体习俗、信仰、制度、思维模式等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社会因素随着时间的变化会不断被同化为个体内在的行为标准，并以一个完全习俗化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固定下来，无论何时，这种文化的观念都会留在心底，成为一种文化印记。对于成长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印裔移民群体来说，移民美国，不仅仅是跨越地理空间，还包括文化、心理、种族等的跨越。对空间的僭越，也代表着打破常规与惯例。文化的印记不是他们跨越另一空间后就能够与之断裂，将其遗忘的。

无论这些印裔群体当初带着多么美好的理想来到美国，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巨大地差异。一切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们不是一张白纸，无法轻易地渲染上新世界的色彩。这里的一切和故土都不一样，他们

^[1]（美）裘帕·拉希莉. 解说疾病的人[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33.

^[2]（美）裘帕·拉希莉. 同名女[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331.

无法快速的适应这个新世界的一切，他们仍然留存的文化记忆使他们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所以即使他们“拥有了一小片美国”，在这片新大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他们依然感到寂寞与不适。《同名人》中，在艾修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大学教授并和阿西玛拥有了美国式的房屋之后，他依然没有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艾修克不会像他的邻居蒙哥马利教授那样穿着磨得快穿洞的裤子和带流苏的夹克衫，趿着双塑料鞋朝哈佛园走去，去给学生上课。他虽然在这里取得了成功，拥有了美国身份，但并没有获得一种主人公的感受，仍然感觉自己依然像个客人，所以他无法做到像蒙哥马利教授那样随意自在。他不会像他周围的那些美国男士一样给妻子送花、说甜蜜的话，他不抽烟，更是什么酒也不碰。他自身曾长期所浸润的文化理念不允许他这样随意。所以虽然他处在美国社会中，但对于美国的文化、行为方式他仍然无所适从，他们之间俨然存在着一道裂痕。《森夫人》的森先生、《纯属好意》中苏姐的父亲这些同艾修克一样怀揣着梦想来到美国的男性印裔移民群体，在美国这片国土上收获了理想，却并没有收获到意象中的幸福。他们挣扎和痛苦虽然没有女性印裔移民群体表现的那样强烈，但是他们在家庭中的沉默与失声，也展现了他们内心的苦闷。

《同名人》中的阿西玛来到美国之后，虽然过上了想象中的美国生活，但是环境的变化，生活习惯的变迁使她无法适应，不由得变得胆怯与落寞。在美国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之中，阿西玛依然会为医院袍子短得只到膝盖而感到害臊。在需要呼唤自己的丈夫时，阿西玛无论多么焦急都不会直呼他的名字，虽然这个名字早已烂熟在她的心中，但是因为“直呼丈夫的名字，不是孟加拉妻子们做的事情。恰如印度电影里的吻和爱抚一样，丈夫的名字是很私密的东西，因此不能说出来，须巧妙地用别的什么遮盖过去。”^[1]所以尽管她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七年，她都没有叫过丈夫艾修克的名字。她总会把家里收拾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而不是像住在他们楼上的美国夫妇朱迪和艾伦那样“屋里东西堆得到处都是，书成堆，报纸成堆，窗台上的脏盘子堆成山，餐盘大小的烟灰缸里积满了掐灭的烟蒂。两个女孩一起睡在衣服成堆的床上。”^[2]有些晚上，朱迪和艾伦出门去，会把孩子们扔在家里，无人看管。这时阿西玛想到他们家的景象，总觉得后怕。因为这些在印度社会中都是无法想象的，是与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是相违背的。正如《一生一次》中，海玛的母亲一样，她虽然很喜欢甚至记得奥黛丽·赫本每一步电影里的每一景戏服，但她从来不穿裙子，仍然每天穿着长莎丽，因为在印度文化观念里那是不端庄的表现。她认为美国人习惯让小孩一个人睡是冷酷的，所以即使海玛已经十三岁了，而且拥有自己的房间，她还是会经常睡在父母房间的折叠床上。因为在印度文化传统中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她的母亲直到结婚的那一天，一直跟她爸妈睡同一张床。而在美国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在三四岁就应该养成独立的习惯。故土生活的印记与直

[1] (美)裘帕·拉希莉. 同名人[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52.

[2] (美)裘帕·拉希莉. 同名人[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35.

根于心底的行为准则使她们无法适应美国开放的行为观念,无法真正的融入美国现代生活,文化冲突问题是她们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为此阿西玛曾冲动地向艾修克说道“这样是不对的。我想回国。”^[1]同样,面对美国别样的社会生活,《森太太》中的女主人公森太太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艾略特,如果我现在拼命叫喊,会有人来吗?”^[2]一句问话道出了她在这块新大陆上的孤独与落寞。这里的生活环境与她曾经的生活完全不同,虽然在加尔各答,不是每家都有电话,但你只要在家喊一喊,声音大一点,邻里们都会过来查看情况,安排帮忙,不止近邻,远邻也会来看看。邻里之间都是互相照应,相互友爱的一个互助群体。但是在美国,每一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如果你在家里大喊一声,他们可能会给你打电话来抱怨你太吵了。正如森太太开车始终上不了美国的公路一样,在生活中她找不到融入美国社会入口,所以即便她终于鼓起勇气,结果却是头破血流。对过去生活环境的怀念使森太太陷入一种深深的忧伤。所以她试图通过烹饪家乡的食物来维持与故土的联系,从而获得自我归属感。她不在超市购买她所需要的食材,而是去海滩附近的鱼肆去买新鲜的整鱼来做出她在加尔各答时早上和晚上要吃的那种鱼肉食物,以找寻曾经的生活方式。她观看曾经的录像带,反复阅读从加尔各答的来信来获取温暖与安慰,试图在新大陆上重温旧日生活。

正如印裔女作家芭拉蒂·穆克吉所言:“移民环境千变万化,给移民带来了‘双重故乡’:收留他的城市和出生的城市。虽然有些流散他乡的人实际上并不想回到故乡,但他们仍保留着清晰的故乡意识,或者潜意识里始终有家乡的传统、风俗、价值观、宗教和语言的影子。他们对收留他们的城市既‘涉足其中’又非‘完全融入’。”^[3]对美国社会的向往,让第一代移民群体迫切的想要进入美国社会,但是故土文化的印记让他们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中,拥有与美国人一样的房子、草坪、车库,外在的一切看起来都与美国人没有差别,但新空间却让他们无法适应新身份。他们保留着故土文化的印记,想要融入美国社会却又无法放弃故国的文化观念,两个地域之间的文化冲突让他们陷入自我挣扎的痛苦之中。

这些移民群体更是把他们的这种苦闷与挣扎加注在了他们的子辈身上。对于他们的子女,这些移民群体一方面想要让这些子女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享受美国社会的一切殊荣,但另一方面又不让孩子们忘记故土的根,“这是因为阿西玛和艾修克一闭上眼睛,就觉得心里不踏实,他们的孩子跟美国人一模一样,极为圆熟地操着一种他们还时不时犯迷糊的语言,随意地聊着,那种口音是他们惯常并不信赖认可的。”^[4]因此这些移民群体在家庭内对子女进行印度文化教育,让他们上朋友家开设的孟加拉文化课程,学习孟加拉语和孟加拉文化。走出家门之后他们则继续接受美国教育。夹杂在两种文化

[1] (美)裘帕·拉希莉. 同名[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36.

[2] (美)裘帕·拉希莉. 解说疾病的人[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49.

[3] 尹锡男. “在印度之外”: 印度海外作家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四川出版集团, 2012: 351.

[4] (美)裘帕·拉希莉. 同名[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73.

之中，同时接受两种文化的滋养，复杂的文化成长环境，没有传统地根基性让这些移民子女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们不知如何确立自己的定位，从而成为了“ABCD”—American-born confused deshi，美国出生的迷茫的印度佬。正如《同名人》中果戈理的名字一样，它既不是印度的，也不是美国的。而他的名字又如同他自己一样，他即不能融入自己的血统族裔，也被美国社会排除在外，因为对于两者来说他都不是纯粹的。徘徊于两种文化之外造成了他成长中的苦闷，始终闷闷不乐。与《纯属好意》当中的拉霍尔一样，他生于美国社会，同时又被印裔家庭滋养。他的姐姐因为无法决定自己的成长，使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脱离了美国孩童的成长轨道，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同学们的嘲笑。因此他的姐姐苏妲下定决心让弟弟拉霍尔像个美国小孩，在他的成长中融入了各式各样的美国元素，留下了种种成长印记。可是他的家庭生活终究是一个传统的印裔家庭，他的父母遵守着传统的孟加拉文化，他的姐姐也挣扎于两者之间，他本人也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他看到了这个家庭中每个人的痛苦，正如他姐姐所说，他始终知道家里每个人的弱点。对于这种矛盾与冲突，他找不到出路，为此总是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最终患上了忧郁症，养成了酗酒的习惯，以其借助酒精来逃避痛苦。身为一个外国人，面对两种文化之间地冲突，第一代移民群体不仅使自己身陷文化定位的困境，更是将他们的文化困境传递给了他们的子女，使他们也挣扎于两种文化之中。

墨西哥裔女作家格洛丽亚·安札杜尔在她的《边土》的前言说道：“只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交锋的地方，不同种族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区域，各种社会阶层有所接触，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时，边土就会出现。”^[1]既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也无法完全回归到印度文化传统之中，是第一代移民群体及他们的子女都成为两种文化的他者，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位置，无法找到自身的归属位置，逐渐的迷失自我，感到无尽的悲伤与忧愁。正如阿西玛逐渐意识到的那样“身为外国人，本身就是某种终生未了止的妊娠——一种永无休止的等待，一种无法摆脱的负担，一种长相伴随的郁闷。那是一件正待完成任务，是原本正常的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而在这段插曲之中，你只会发现昔日的生活早已飘然远去，取代它的是更为复杂、更难应付的别的东西。”^[2]面对这样的文化困境，印裔移民群体及其子女也试图通过自身独特的方式来获得自我归属感，尝试着为自己在美国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

[1] 刘玉. 种族、性别和后现代主义——评墨西哥裔女作家格洛丽娅·安札杜尔和她的《边土：新梅斯蒂扎》[J]. 当代外国文学, 2004 (3): 155.

[2] (美) 裘帕·拉希莉. 同名人[M]. 吴冰清, 卢肖慧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55.

二、构想空间：自我追寻的尝试

构想空间即索亚认为的第二空间形式，索亚认为在这一空间内，人们按照他们的主观想象在日常生活中构建自己心中的空间地图。在这一空间内，想象的地理总是试图成为真实的地理，以此来建构主体的生活。处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印裔移民群体，面对自身文化定位的混乱与迷失，他们试图通过自身的主观意识去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空间，以此来获得自我认同感，而这些构想空间同时也反映出了移民群体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持有的二元对立的固定思维模式。对于主流文化，这些印裔移民群体试图通过在美国社会重建传统文化团体以对美国主流文化保持自我疏离的态度，从而获得集体文化定位。而他们的子辈则试图通过宗教、文化习俗的同化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从而建构自身新的文化身份。

（一）加尔各答的再现：集体文化身份的建构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指出“关于文化身份，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1]集体文化身份是人们确立自我文化身份的方式之一，它代表了群体文化记忆的一致性。集体身份认同，往往是文化主体在面对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时，在两者之间进行地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拉希莉笔下的印裔移民群体面对印度和美国两种文化身份定位的困境，作为父辈的移民群体试图从故土集体文化中来重新定位自己，为此，他们将飞散在美国的印裔群体聚集起来，试图在美国社会重建孟加拉社群，构建他们想象的地理学家园，从而在异文化空间内获得集体文化身份。

这些印裔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自觉地寻找着自己的同类人。普叔叔承认，碰见我们那一天，跟踪了我们大半个下午。^[2]（地狱一天堂）刚到美国的普拉纳博·查卡拉波帝举目无亲，面对生活环境的改变，他无法适应，甚至曾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加尔各答。而遇到同为印裔移民的奥拉一家后，他成为了奥拉家的常客。在这里他们共同分享孟加拉食物，结识更多的孟加拉族裔，分享着他们共同的回忆，践行着记忆中的行为方式，他们成为了彼此在异国他乡的亲人与依靠。莉丽娅的父母总是一到学期开学便拿来大学

^[1] 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09.

^[2] （美）裘帕·拉希莉. 不适之地[M]. 施清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3.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25304312200011301>